



复旦中文学术前沿工作坊系列

东亚汉诗文交流唱酬研究

邵毅平
编



中西書局



复旦中文学术前沿工作坊系列

东亚汉诗文交流唱酬研究

邵毅平
编



中西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亚汉诗文交流唱酬研究 / 邵毅平编. —上海:
中西书局, 2015. 10
(复旦中文学术前沿工作坊系列)
ISBN 978-7-5475-0930-2

I. ①东… II. ①邵… III. ①中文—古典文学—文化
交流—古代文学史—文学史研究—东亚 IV.
①I310.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29087 号

东亚汉诗文交流唱酬研究

邵毅平 编

责任编辑 李碧妍

装帧设计 梁业礼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出 版 中西书局(www.zxpress.com.cn)

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(200023)
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6
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75-0930-2 / I · 128

定 价 50.00 元

目 录

日本五山禅僧中岩圆月留元事迹考	[韩] 金文京	1
《萍遇录》: 18 世纪末朝鲜通信使与日本文人的笔谈记录	[韩] 金文京	17
《剪灯新话》注释本和《金鳌新话》批评本的对外传播		
与回归	[韩] 崔溶澈	40
壬辰倭乱时期明军搜集和编撰韩国文献的活动	[韩] 朴现圭	60
近世士人的精神桃源——由退溪诗画论看武夷文化形象		
在近世的传布	查屏球	81
康熙五十八年中琉使臣白金岩联句探微	陈正宏	110
中朝诗赋外交: 文学表述与史官叙述的分裂与矛盾	吴伊琮	121
清代北京宣南士人文化与嘉道后的中朝文人诗文唱酬	刘 畅	149
《皇华落岑券》: 一部晚清中朝交流诗文书信集	刘 畅	177
渤海国日本汉诗唱和小考——东亚汉文学史上缺失的章节	邵毅平	211
东亚文化中的《九云梦》——以中国出版的几种《九云梦》		
为中心	邵毅平	222
编后记	邵毅平	245

日本五山禅僧中岩圆月留元事迹考

[韩] 金文京

一、前言——五山文学在东亚文学中的意义

日本所谓汉文学,自从古代飞鸟、奈良时代伊始,直至近代明治时代的最后巅峰及曲终奏雅,前后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,中间曾度过几多高山峻岭,且与时弥高。其中镰仓、室町时期的五山文学(源自南宋五山,即径山、灵隐、天童、净慈、育王五寺,日本则镰仓、京都各有五山)可谓独放异彩,是个关键时期。五山文学虽以禅林特殊集团作为载体,其内容却并不限于佛教一门,也包括朱子学、宋元诗学等当时中国的新兴文化潮流。在此时期,由于南宋至元中国王朝的对外开放政策,中国、日本以及朝鲜半岛的高丽,东亚三国之间的人际文化交流,虽中间因蒙古的侵略一度隔断,但仍然极为频繁且多彩多姿,呈现空前盛况,无论来往人数,或交流深度,均远远超过唐宋时期。而在当时的日本,承担交流的主要是禅僧。

佛教本来不分华夷,有异于儒家的中华天下观,具有普遍平等的世界观。对留华日僧或由华渡日的中国高僧而言,隔开彼我的恐怕只有大海风浪和语言障碍而已,他们共享的禅林超越国度,形成普遍平等的共同体。这是在东亚漫长的历史上国家障壁最低的时期,与今天全球化时代下的东亚可谓有一脉相通之处。

也正因此,我们考虑五山文学的性质时,除日本此前的汉学传统之外,应该兼顾当时中国的文化情况。因为当时彼我的交流热络,以致虽有若干时差,两国文化的进展是同步同趋的。五山文学固然是日本的文学,同时也应被理解为超越国境的东亚文学的一环。禅林教团内部的宗教活动固是如此,鉴于五山文学超过禅宗教义的界限,涵盖文学、史学、哲学等广泛的领域,且中国本地宋元禅宗

教团的活动本来就与世俗的学问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,所以考察的对象也不应限于禅林,而是要兼及中国同一时期的文化情况。

站在如此视角时,五山文学的众多硕学中,最值得瞩目的当是中岩圆月。相对大部分五山禅僧的著作都停留在禅僧之间的应酬诗、画赞、铭,或疏、偈颂、字说等仪式所用文字,以及语录等教团内部活动的范围之内,中岩圆月既有《中正子》这部儒佛交融的哲学著作,且当后醍醐天皇打倒武士政权、恢复天皇亲政的建武中兴时,他竟敢向后醍醐天皇呈上用汉文写的上表文,建议新政应施行的政策。由于这种对儒家的特别关注,以及将此付诸实践的旷前政治行为,中岩圆月成为五山禅僧中公认的最突出的存在。作为禅僧,他这种特异的的活动,虽由天禀所致,也跟前后八年的留华经验密切相关,殆无疑问。

本文将探讨中岩圆月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如何反映到回国后的活动中,而他在元时的种种经验当中,尤其聚焦于他跟中国士人的交流,以及他对当时中国士人最关心的科举制度的观感,以期有助于对五山文学整体的理解。中岩圆月的著作除《中正子》之外,还有诗文集《东海一泓集》,笔记《文明轩杂谈》、《藤阴琐细集》等,后皆收入玉村竹二编的《五山文学新集》中。他另有叙述日本历史的《日本书》,不传。

二、生平及人元时期的活动

首先,根据中岩圆月所撰《自历谱》^①以及玉村竹二先生的研究,^②简要介绍中岩圆月的生平及在元时期的大概情况。

中岩圆月(1300—1375),俗姓土屋,正安二年(1300)生于鎌仓,父亲是没落武士阶级。幼失怙恃,德治二年(1307)八岁时,入鎌仓寿福寺(禅宗)为僧童。明年迁到天台宗大慈寺,始读诵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,兼习《九章算法》。正和元年(1312,十三岁)正式得度,于鎌仓三宝院学习密教。正和三年(1314,十五岁)迁

① 上村观光编《五山文学全集》第二卷《东海一泓集》卷五《自历谱》,《五山文学全集》刊行会,1936年。玉村竹二编《五山文学新集》第四卷《中岩圆月集》之《佛种慧济禅师中岩月和尚自历谱》,东京,东京大学出版会,1970年。本文引用据《五山文学新集》。

② 《五山文学新集》第四卷《中岩圆月集解题》。

禅宗万寿寺。后于圆觉寺师事渡日元僧曹洞宗宏智派东明慧日。因难以理解慧日教旨(大概是语言沟通有问题),于文保二年(1318,十九岁)去九州博多,试图入元不成,回途经京都万寿寺、越前永平寺,元应元年(1319,二十岁)回归镰仓,于建长寺再度师事东明慧日。慧日退院后,继续随侍同为渡来僧的临济宗破庵派灵山道隐。元亨元年(1321,二十二岁),上京拜见正在南禅寺执笔撰写《元亨释书》(日本佛教通史)的高僧虎关师炼,面受其教。他入元的意愿越来越强,正中元年(1324,二十五岁)再去博多,明年(1325,二十六岁)偕友僧不闻契闻,终于成功地渡海抵元。以下入元事迹,以元朝年号系年略述:

泰定二年(1325,二十六岁)九月,于宁波雪窦山(西资圣禅寺)遇旧友金珠侍者,同去嘉兴天宁寺,参灵石如芝,在当地过年。

泰定三年(1326,二十七岁)春,于苏州灵岩寺挂搭。去金陵保宁寺参古林清茂(临济宗杨岐派名僧,入元日僧都以拜他为荣),又去洪州(江西南昌)西山云盖寺过夏。冬去宁州(江西修水)云岩寺挂搭,参济川和尚。当时日僧龙山德见任该寺首座,与之过从求教。龙山德见在元前后四十几年,回国后屡住名寺,也开建仁寺两足院。中岩圆月后撰龙山德见传记《真源大照禅师行状》及《祭龙山和尚文》。^①

泰定四年(1327,二十八岁)秋,再去保宁寺,参古林清茂。冬,去苏州幻住庵,拜见幻住庵开山祖师虎丘派名僧中峰明本的门弟绝际会中。

泰定五年(1328,二十九岁)春,由苏州去湖州道场山护圣万寿寺。时东陵永珣(中岩圆月之师东明慧日的同门,曹洞宗宏智派,后亦渡日)和日僧雪村友梅都在该寺。秋去杭州净慈寺,再参济川和尚。

天历元年(1329,三十岁)春,闻长乐(福州)有日本船,由杭州去福州,本拟回国,不知是什么原因,却到江西南州云岩寺再访龙山德见过夏。此时,因闻友人不闻契闻于武昌遭难(后叙),赶赴武昌救难,后携手去庐山东林寺,三参古林清茂。冬至百丈山大智寿圣禅寺(江西奉新)。

至顺元年(1330,三十一岁)夏,于百丈山任住持东阳德辉的书记。时东阳德辉欲建天下师表阁,中岩圆月为之撰《天下师表阁上梁文》。冬解书记之职,去庐

① 关于龙山德见,参照榎本涉《僧侶と海商たちの东シナ海》,东京,讲谈社,2010年。

山见龙岩德真、柏壑。渡鄱阳湖，于永福寺(江西鄱阳县)参竺田悟心。

至顺二年(1331,三十二岁)春,去金华(浙江)安居双林寺。秋寄寓金华智者寺。

至顺三年(1332,三十三岁),去杭州南屏(净慈寺),同日僧大辩正讷访问五山第一径山兴圣万寿禅寺。后经雪(吴兴)去苏州幻住庵,再访幻住老人绝际会中,因会中已逝世不果,乃撰祭文。夏与日僧一峰通玄为伴,去浙东(宁波)乘日本船回国。

中岩圆月回国的至顺三年,正当日本正庆元年(1332)。明年正庆二年(1333)五月,武士政权镰仓幕府灭亡,中岩圆月就把用汉文写的《原民》、《原僧》二篇同上奏文呈上后醍醐天皇。明年建武元年(1334,三十五岁)撰《中正子》十篇,表述己见。不难想象,这一系列的活动与他在元时的体验息息相关。

三、禅林以外的交流

中岩圆月在元的禅林活动,与大部分的留学日僧一样,利用禅林网络,访问各地名僧,叩教修行,看不到特别与众不同之处。下面要观察他跟禅林以外人物的交流。首先要提到的是张观澜。《赠张学士并序》^①的序云:

予既游庐阜,将过番易,买舟彭蠡。风恶,不可往也。信宿落星寺,观澜张学士会此,出吟稿示予,且谈以太极无极之义,以及一贯不二之道。予亦以诗遗之。

据《自历谱》,此文应是至顺元年冬,他由奉新百丈山经庐山渡鄱阳湖(文中“番易”即鄱阳),去永福寺的道中所作。落星寺位于鄱阳湖北岸南康路(今江西星子县),朱子曾任职此地,有《和张彦辅(张栋)落星寺》诗。^② 张观澜把自己的

^① 《五山文学新集》第四卷《中岩圆月集》作品 6。

^② 《朱文公文集》(《四部丛刊》本)卷七。

诗稿给中岩圆月看，且共为讨论“太极无极之义”和“儒佛一贯之道”。其诗云：

客邸细读观澜文，风清四座收尘氛。三复之后犹未厌，无那冬日将黄昏。梦中得句参李杜，郊岛瘦寒何足云。诗文于道为小技，试将大道俱相论。究尽幽明归无极，一贯儒佛空诸群。杨墨申韩宁复数，庄老虚玄犹弗援。天赐先生不失时，今上政是清明君。伫看场屋得意后，护法著论毋相援。

由此可知，张观澜是个落第书生。元初废科举后，至仁宗延祐二年(1315)再开，中间虽有中断时期，直至灭亡前后，共举行了十六次。中岩圆月在元时，则有泰定四年、天历三年(即至顺元年，当年五月改元)两次。是知中岩圆月碰见张观澜的至顺元年有过科举考试。只是地方乡试在前年秋天举行，中央会试则在当年春天，因此两人相会的冬天，乡会试均已结束。张观澜此年名落孙山，中岩圆月鼓励他卷土重来，且说下次得意后别忘兼修儒佛两教。^①

中岩圆月遇见张观澜出于偶然，可是他能够跟应举士人进行问答并不见得是偶然。他担任书记的百丈山住持东阳德辉，乃与当时的名僧笑隐大訢共受文宗勅旨，编刊《勅修百丈清规》。文宗在元朝历代皇帝中，对中国文化了解最深，热心保护中国佛教，命笑隐大訢于南京建大龙翔集庆寺，位于五山之上。^② 笑隐大訢，江西南昌人，与赵孟頫、虞集、萨天锡等元代著名文人都有交流，是个文人色彩浓厚的禅僧。^③ 笑隐大訢、东阳德辉所属的临济宗大慧派，自从派祖大慧宗杲以来，喜欢与文人交流，笑隐大訢于这种倾向最为显著。笑隐大訢跟龙山德见也有来往，《自历谱》虽然没有记载，但中岩圆月很可能与笑隐大訢也有接触。中岩圆月作为百丈山书记，撰写《天下师表阁上梁文》，而天下师表阁完成后，受东

① 笔者怀疑此张观澜即《群书拾唾》的编者张九韶。按《明一统志》卷五十五《(江西)临江府·人物》：“张九韶，临江人。性颖悟，十三能诗词。元时累举不第，隐居教授。洪武初辟为清江教谕，升国子助教、翰林编修。所著有《理学类编》、《群书备数》、《元史续编》。”只不知他在元时有否“观澜”的外号。

② 参照野口善敬《元代禅宗史研究》(东京，耕文社，2005年)Ⅱ-3《元代文宗期における仏教兴隆》。

③ 参照同上书Ⅰ-3《元代禅门の苦悩——笑隐大訢における宗门改革への挑戦》。

阳德辉之托，撰《天下师表阁记》^①的是黄潛，写字的是揭傒斯，两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官僚。撰成《天下师表阁记》是中岩圆月回国以后的事，他也许没有见到过黄潛、揭傒斯。但是总而言之，中岩圆月的交流圈笼罩着浓厚的文人氣息，而这自然会无意中影响到他的思考方式。

接着，至顺二年他去金华。据《文明轩杂谈》卷上云：“先师东阳在婺（金华别名）修茸九龙寺，住百丈。明年，以予爱竹故，意欲使卜居于彼。”^②可知他去金华是受东阳德辉所邀。金华自南宋吕祖谦、唐仲友以来，何基、金履祥、柳贯、黄潛、宋濂等著名学者辈出，是传承朱子学正统的金华学派的根据地。而在金华，中岩圆月见到了著名诗人萨天锡，与之酬诗。

《文明轩杂谈》卷上云：

智者寺入草堂，山半有二老亭，云屋翁所构也。名公巨儒、风流人才来游于此无虚日。贺照磨贺九成、萨文林天锡（傍注：萨都刺），以暇日为宴。贺公赋五言八句，天锡和其韵。酒罢呼茶，寺之宿衲江湖，召而集之，皆令和韵。贤一初为首座，推出予云：“斯僧乃外国人也。请渠和一首。”诸外郎令史持纸逼吾，不获已作一篇。当时只图卓（早）成，不劳经营，故今尽忘。其中一联云：“二老亭前会，三生石上心。”萨天锡甚喜，且叹远来访道之志，由是久记此两句也。^③

据《自历谱》，此当为至顺二年（1331）事。萨天锡即萨都刺，回族出身，泰定四年举进士后，在南方各地任地方官，据《雁门集》，也跟笑隐大诩有来往。文中“文林”即文林郎，就是正七品的官衔。按殷孟伦整理《雁门集》的编年，萨都刺于至顺二年六十岁，任翰林国史院应奉文字，直至至顺三年三月，始出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掾史。据《元史·百官志》“翰林兼国史院”条，“应奉翰林文字五员，从七品”（卷八十七），而“江南诸道行御史台，设官品秩同内台”，内台（御史台）有“都事二员，正七品”（卷八十六）。江南行台设在建康，离金华不算甚远，暇日去

① 《大正藏》卷四十八 No. 2025。

② 《中岩圆月集》作品 387。

③ 《中岩圆月集》作品 375。

游玩完全可能。据此,《雁门集》的编年恐有误。^① 萨都刺出身回族,碰见远道来访的外国僧,自有感慨。《文明轩杂谈》此段记载可视为萨都刺遗事,弥足珍贵。

贺九成,元末金华人,见黄玠《与贺九成知事》诗,诗云:

风流江左人何似,犹有清狂贺季真。早乞鉴湖为道士,肯呼太白作仙人。^②

可知他原来是个道士,后来弃道入吏。知事跟照磨一样,是吏名。元朝长年停止科举,由吏取官,以致很多汉族士人不得已沉沦于吏胥,用以谋生,且寻求宦途。

在金华智者寺,中岩圆月交流最亲密的是仪则堂。据《文明轩杂谈》卷下云:

仪则堂与予同庚,亦法嗣先师广惠,金华人也。智者蒙隐,对榻而坐。予偶阅《程朱易传》,仪自称曰子仪,谓予曰:“野店开铺卖卜者,亦有道理也。”予曰:“何谓也?”子仪云:“吾家在赤松官之侧,邻室有匹夫妇。妇太不良也,夫适市,则旁边有无赖男儿,招之私通焉。金华市有卜者,号雷舌先生。彼夫诣此云,如我匹夫也,当无所忌。”(原文至此,下阙。)

另有与仪则堂唱酬的诗篇。^③ 按张翥《谒仪则堂上方观听续撰释氏通鉴》诗,^④知仪则堂有意续编本觉的《释氏通鉴》。张翥诗云:“平生方外朋,今识故乡僧。”可知仪则堂是个亦禅亦儒的僧,热心于方外之交。中岩圆月跟仪则堂“对榻而坐”,交往甚密。由此而推,中岩圆月在中土交流最多的可能是此类人物。

① 《雁门集》,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。据《萨都刺诗选》(银川,宁夏人民出版社,1982年)的解说,此年他在南京,有可能去金华。据杨光辉《萨都刺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》(北京,高等教育出版社,2005年)第八章《萨都刺年谱长编》,萨都刺于泰定五年(1328)任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(正八品,将仕郎),至顺二年七月任满回京,也可能去金华。而据杨先生考证,至顺二年萨都刺仅二十五岁。有关萨都刺的生卒年,众说纷纭,莫知适从。今聊记各说,以备待考。

② 《槁李诗系》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)卷五。

③ 《中岩圆月集》作品 9、373、449。

④ 《蜕庵集》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)卷二。

四、大都行的疑问及对皇帝的关心

中岩圆月在元朝的活动中有一个疑问。《东海一沤集》附有中岩圆月法弟、名叫玄理的中国僧寄给他的书信,其中云:

玄理曩于前朝至元庚辰岁,先师东阳和尚进谢清规表,至金陵,舟中言朝京。时有日本月中严书记在百丈我会中办事,其人聪辨过人,携之偕行。所至有题,夸美佳作甚多。今只记得《通州蚤行》一诗……别来倒指三十六年矣。兹因闻溪上人回朝,便敬借前韵述二首奉呈,聊信弟兄拳拳向慕之意。云:“我师觐帝事非轻,重整清规翊圣明。当日侍行观上国,羨兄酬唱以诗鸣。”

此信写于明洪武八年(1375),文中至元庚辰即元顺帝至元六年(1340),至洪武八年正是三十六年。据此信,中岩圆月在至元六年,随师东阳德辉去大都谒见皇帝(顺帝)。通州在大都东南,是南方去大都必经之地。据黄潜《天下师表阁记》,东阳德辉上京谒帝的时间是元统三年(1335)夏五月,其后没有再度上京的记录。又据《自历谱》,至元六年即日本历应三四年之间,中岩圆月在鎌仓藤谷蛰居,杜门不出,专心编写《藤阴琐细集》和《日本书》。而明年康永元年,他就“夏下镇西(九州),官司下文书禁乘舶,故不得再出,归藤谷”,就是说他有意再度去中国,因官方不允许,只好回乡。倘玄理之言可信,那么,中岩圆月此时声称蛰居杜门不出,其实却偷渡中国,随师去大都,晋见皇帝。实相如何,今已不得而知。

在此值得一提的是,中岩圆月对元朝皇帝,尤其是对文帝表示极大的关心。如《自历谱》至顺元年的开头,就大书特书:“梁王再登皇帝位,后称文帝。”这在年谱中是根本不必记载的多余的事。再者,《文明轩杂谈》卷上有如下的记载:①

泰定年,文宗未登位,以梁王自金陵移湖北,为奸臣威逼。是时太平王

① 《中岩圆月集》作品 389、390。

在都下密谋议迎梁王。锱文美先抵江南，千方百计救急，文宗间道而逃，北还即位，改元天历。代邸朱虚、南阳邓禹之功烈，文美与之颉颃也。文美又能挥毫舞剑，文武兼济之才，亦当如李白，身披官锦红袍，而食金柈（盘）玉露，御手之调者也。古有以三语为掾，或以孝廉船得荣名者。此公为燕南知事，遮莫为薄，一日九迁，次第相致矣。

按笑隐大诮《送锱文美知事赴燕南》诗^①云：

江陵初扈跸，忠义可回天。代邸朱虚重，南阳邓禹贤。挥毫当白日，舞剑动华筵。官锦红云暖，金盘玉露圆。古来三语掾，今代孝廉船。无薄燕南幕，相期日九迁。

两相比较，《文明轩杂谈》中的“锱文美”，当是“锱文美”之笔误。而《文明轩杂谈》所述，可以说是大诮诗的散文翻版。可是文中叙述梁王逃难，锱文美抵江南救护梁王，使之回归大都顺利即位一段，却不见于大诮诗。因此，中岩圆月所云，可视为大诮诗的注脚。我们看了《文明轩杂谈》，对大诮诗的涵义始能恍然大悟。由此而推，中岩圆月很可能认识锱文美，或者应该熟悉有关他的详细信息，且笑隐大诮也应该知道此事此人。

上文已经说明，据《自历谱》，中岩圆月于天历元年为了抢救友人不闻契闻的遭遇灾难，远赴武昌。关于此，《不闻和尚行状》有如下的记载：^②

一日游钱塘江，时官捕异方之人，获师，送于武昌。邂逅拜心竺田于鄂渚，以遂夙心。有诗题馆壁云：“孤节远入异乡云，满耳语音浑不分。唯有檐头深夜雨，萧萧犹似旧时闻。”曾高昌王子谪官此州，读诗有感，召见欢甚，请有司赦之，遂养为义子。赍内官所赐金缕袈裟付师，盖以抚育远人之心矣。师受而无喜色，送与帝师殿讲主……元文宗皇帝为梁王时，从金陵潜邸往武

① 承应二年(1653)和刻本《蒲室集》(京都，中文出版社影印本)卷三。锱文美不见于王德毅编《元人传记数据索引》，台北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2年。

② 《续群书类从》第九辑卷二百三十六《传部》四十七。

昌,到帝师殿。适讲主不在,唯师一人看守而已。王欲拜之,师遽起避之。王推师就坐,且曰:“朕拜为佛氏者,必非拜卿矣。”师不获已,受展拜。高昌王子赴召于燕京,欲师俱往,辞以寻师访道之志未偿,而促装往金陵,謁茂古林于凤台。

此文乍读之下,或许有人怀疑过于传奇。不过,平心而论,不闻契闻大可不必要且不太可能杜撰如此神奇的故事,所云当可置信。文中所谓高昌王子,应指高昌王帖木儿补化之子。按《元史》卷一二二《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传》云:

帖木儿补化,大德中尚公主曰朵儿只思蛮,阔端太子孙女也……乃嗣为亦都护高昌王。至治中,领甘肃诸军,仍治其部。泰定中召还,与威顺王宽彻不花、宣靖王买奴、靖安王阔不花分镇襄阳。俄拜开府仪同三司、湖广行省平章政事。文宗召至京师,佐平大难。时湖广左丞有以忌嫉害政者,诏命诛之。帖木儿补化乃为申请曰:“是诚有罪,然不至死。”人服其雅量。

《不闻和尚行状》说“高昌王子谪官此州”(按湖广行省治在武昌)。父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,其子当然不可能“谪官此州”,当有讹传。可是不闻契闻在武昌遭难后获释的事,很可能与《元史》所述湖广左丞的事件有关系。总之,中岩圆月和不闻契闻所记有关文帝的事迹,不见于任何中国文献,足以弥补元史之遗。而中岩圆月关心文帝事迹,实与日本当时的政情有关。《自历谱》建武元年云“后醍醐天皇再祚”,这与上述至顺元年的“梁王再登皇帝位”前后相映。在中岩圆月的心目中,这两位再祚,显然是他亲眼目睹,且是他本人或亲友自身经历的中日两国时政大事,难怪感触尤深。

五、关于《中正子》

中岩圆月的代表著作《中正子》,是仿效隋王通的《文中子》的。在一开始的《叙篇》中,他对王通和扬雄表示仰慕之念。对此,入矢义高先生曾说过:“首先读《叙篇》有强烈印象,就是他对汉扬雄和隋王通的全面倾倒。”至于其原因,入矢先

生说：“与其说是对两人学问、识见的尊敬，不如说是出于对他们为人的认同。”且指出对王通的认同是受到北宋契嵩的影响所致。^①

在此应该要指出的是，重视扬雄和王通其实是宋元知识分子的通识。关于此，首先要举出的应该是北宋司马光。司马光既有《文中子补传》，也很重视扬雄，乃仿效《太玄》撰写《潜虚》，也有《法言》的注解。南宋景定元年（1260）序刊龚士高编《五子纂图互注》，是把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扬雄《法言》、文中子《中说》合为一书，加以注解的。其中《法言》的注解用李轨、柳宗元、宋咸、吴秘、司马光五家。此书并不是学术性的，而是一般的教养书，或者也可以说是广义的科举参考书，是民间书坊的商业出版物，因此，它所反映的是当是最普遍最流行的观念。又陆九渊的对策也说：“孟子之后，以儒称当世者，荀卿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四子最著。”^②又据元好问《闲闲公墓铭》，^③金代文人赵秉文的著作有《易丛说》、《中庸说》、《扬子发微》、《太玄赞》、《文中子类说》、《南华略积》、《列子补注》、《删集论语孟子说》，而《易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太玄》、《文中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诸书，与《中正子》所引典籍基本相同。宋元时期对扬雄、王通的普遍推崇，据此一端，足窥全豹。^④由此而看，中岩圆月对扬雄、王通崇拜不已，社会因素应该更大于个人因素。至明代以降，对两人的评价就明显降低。由此可见，《中正子》特意提到扬、王二人，虽有个人因素，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应该更大。中岩圆月重视扬雄《法言》和文中子《中说》，不一定是入元以后的事。日本花园天皇（1297—1348）的日记《宸记》的正中元年（1324）十二月三十日《所读经书目录·外书》中有扬雄《法言》和《文中子》。^⑤可见两书在宋元时代流行的风气早就传到日本，备在天皇乙览之列。也因此，中岩圆月可能在日本时已经知道这两部书的内容。

而从这一点来看，中岩圆月自称中正子，也很可能是受到元朝士人重视文中

① 《中巖と〈中正子〉の思想的性格》，载《中世禅家の思想》，东京，岩波书店，《日本思想大系》16，1972年。

② 《象山先生全集》（《四部丛刊》本）卷二十四《对策》“问异端之说”条。

③ 《遗山先生文集》（《四部丛刊》本）卷十七。

④ 参看李小成《文中子研究述论》，载《唐都学刊》第25卷第1期，2009年。

⑤ 《宸翰——天皇の书》，京都，京都国立博物馆，2012年，第253页。

子的直接影响。例如元中子黎立武。据吴澄《元中子碑》，^①黎立武是江西临江新喻人，咸淳四年（1268）二十六岁举为进士第三。南宋末年任军器少监、国子司业，奔走国事。入元后不仕，隐栖乡里。而其学术乃承程子门弟郭忠孝之绪，尤善于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。“生平著述，积稿如山，演绎旧闻，敷畅新得，有图有赞有讲义。诸篇悉侵诸木，当路好事者往往取去”。既称黎立武的著作都附诸刊刻，且有图赞、讲义，可知这些书大概都是民间书坊的商业出版物。南宋时期，冠有状元之类科举高等及第者的商业性科举参考书颇为风行，入元后余习犹在。吴澄接着又说：“澄为抚州校文时所贡士也。后三十八年始拜座主于清江客舍。”据知黎立武乃为吴澄之座主。黎立武死后，“黎孤及门人援王文中为比，以元中易名”。黎立武死于大德七年（1303），距中岩圆月的留元仅隔二十二年，且中岩圆月留元期间，在江西的时间最长，元中子之名及其事迹，应该是耳熟能详的。

苏天爵《元故少中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赵忠敏公（赵秉政）神道碑铭》^②云：

江南既归版图，后生渐趋刀笔之习。公行部大郡，遣吏奉书币迎。故缙绅先生刘辰翁、邓光荐、黎立武，舍于学官，命诸生从授经训，业成者复其家。士风由是浸盛。

赵秉政签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司事之后，特聘黎立武作为学官，可知黎立武在当时江西士林中的地位。此文所反映的是，元朝长期废止科举情况下的士人困境及对恢复科举的渴望。后来，仁宗时终于复行科举，不难想象其背后存在着汉族芸芸士子的愿望。例如，对恢复科举不遗余力且直接参与过其具体工作的虞集是吴澄的亲友，跟笑隐大诘也交情不浅。中岩圆月在江西或金华，与这些士人及亦禅亦儒的僧人长期交游，浸润其氛围，无意中便受到其浸染。

^① 《吴文正集》（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）卷六十五。

^② 《滋溪文稿》（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）卷十。

黎立武的现存著作有《中庸指归》、《中庸分章》、《大学发微》、《大学本旨》等。而其学说的特征,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(经部·四书类)云:“惟其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,皆谓通《易》。”就是用《易》来解释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。黎立武另有《周易说约》之作,见于俞琰的《读易举要》(卷四)。此《中庸》《大学》和《易》的组合,虽细节有异,却与《中正子》的基本思想殊途同归。

六、有关科举的记述

中岩圆月的《藤阴琐细集》云:

治平中省试,《大舜善与人同赋》有曰:“昔有大舜,潜心至仁,道虽贯于万世,善犹同于众人。”或人笑之曰:以屎罐(笔者案,与“虽贯”谐音)对油筒(与“犹同”谐音),宜乎黜落。^①

此条见于《地理新书》(曾慥《类说》卷四十九)及祝穆《古今事文类聚》别集卷二十《性行部·滑稽》。又《文明轩杂谈》卷中云:

嘉祐二年,欧阳公(原注:欧阳修)知贡举。先是,进士习为奇僻,寝失浑厚。公疾之,皆不在选。器薄之士,伺候公晨朝,群聚诋斥。^②

此条见于彭百川《太平治迹统类》卷二十七《仁宗科举取士》。中岩圆月作为一个禅僧,浏览类书,关心这些科举趣闻,予以摘录,可谓越人章甫,难免不伦不类,殊觉可笑。

除此之外,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:《东海一沤集》收有各种文体的作品,其中一些作品颇类科举答案。元代科举一般有四个题目。第一,有关《四书》的经疑二问;第二,经义一问,则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五经中选一经;

① 《中岩圆月集》作品 342。

② 《中岩圆月集》作品 412。